

瞻迴東戰場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編主江長

著等平羅江長



三之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場 戰 東 迴 瞻

著 等 平 羅 江 長

店 書 活 生

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三之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場 戰 東 迴 瞻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長 江 羅 平

主 編 者 長 江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漢口 上海 廣州 重慶
西安 長沙 梧州 成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再版

目次

憶夜戰場·····	長江（一）
乍浦到浦東·····	羅平（一五）
南翔歸來·····	許華（三〇）
難民的行列·····	林娜（四五）
滬太路上·····	柳岩（五九）
從上海到蘇州（一）·····	焚戈（六四）
從上海到蘇州（二）·····	王瑩（七三）
在蘇州·····	王瑩（七九）

戰雲繚漫的天堂·····	挖沫（八四）
敵機轟炸中的蘇州·····	惜夢（九一）
無錫三周間·····	救亡演劇隊第四隊（九六）
救亡演劇在常州·····	林戈（二〇七）
九十六架敵機襲京記·····	沙雁（二一五）
在笕橋·····	陳竹平（二三三）
嘉興六日記·····	羅平（二三八）
「天堂」一角·····	得中（二四三）

憶夜戰場

長江

聞北退兵了！就全戰局說，沒有重要關係。而從前我們不便發表的地區景物，現在已全成過去，可以任情的講了。我們的過去戰場情緒，是不應該敗的！

在制空權喪失了的戰場，西半球對着太陽的時候，才是我們將士飛躍活動的時間。我們戰地新聞記者的活動，也不能不是主要的在夜間。飛機啊！最初發明你的萊特弟兄，是打算拿來屠殺人類的呢？還是被不合理的社會錯用了呢？日本飛機每天幾十架在上海附近戰區投炸彈，打機關槍，然而飛機是日本民衆的血汗之積累，炸彈是日本國民應有的生活享受被剝

削的創痕，日本國民果何曾有對中國人民有不可解的冤仇，而忍將其辛苦經營之成果，不用之於自己生活之享受，而用以無情的屠殺中國人民呢？

屢屢在夜間出入戰場，租界中繁華奢靡的市面和租界外淒涼慘暗的情形，使人發生兩個國度的印象。在一個强有力的國家勢力所及的土地上，那怕是只有一面國旗在那裏，而且不管對於那塊土地的統治權是否來得正當，然而侵略者對於那面國旗後面所代表的力量一加考慮，就不能如對付弱勢國家的爲所欲爲了！

僅僅有少數外國兵崗位的裏外，就是和平與戰場的分野，我們數十萬的將士在這幾個外國兵崗位外面日夜和敵人的飛機大砲鏖戰，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每天在日本兇殘的轟炸政策下過活。全國戰場上，經過每二十四小時的戰爭，不知道有多少壯烈的傷亡，我們非武裝的城市和鄉村，也不

知道有多少被破壞，我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不能在自己力量保護之下，建立在我們的後方，相反的我們的若干重要的活動，都是寄託於租界。

謝謝「一二八」的恩賜，我們能建造成功一條閘北和南市聯繫的中山公路，這是我們繞過租界通達上海南北的軍事交通要道。「八一三」以後的軍事運輸，中山路仍然作成功不少的供獻，可惜我們沒有在「一二八」之後，真真正正的把上海附近非外觀的武裝起來，這樣堅固的虬江碼頭，而今作了日軍登陸的便利交通點，市中心區裏面富麗堂皇的大禮堂，和圖書館博物館等輝煌的建築，在百孔千瘡之餘，還作成了方便敵人防禦的據點，就是這條中山路也沒澈底改造，使之配合於大量軍事運輸的需要，上海僅僅兩個多月的戰爭，中山路已經當不起繁重的運輸而凸凹不平了！

話又說遠了，當熱河戰爭之後，塘沽協定已經把河北平原的國防完全撤銷之後，平津實際已經進入敵人的虎口，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北平若干高級文化和教育機關，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從事於高大洋樓的建造，數萬和數十萬之代價一座的新式建築，接二連三的出現於古老的文化城中，其意若曰「加強國防第一線上的教育設備」，則今天已道道地地的作成了日本軍隊的兵營！

國家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需要不斷的建設，這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建設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當我們處在強鄰環伺，國家生存根本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最切要的工作，是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存，就是國防應該是第一，明明知道我們沒有保護力的地方，而復談物質建設，結果不但浪費了艱難的國家財力，麻木了民衆意識，而且在客觀上給予了

敵人以便利！

夜間的前方，無論村莊和城鎮都很少見有普通居民的活動，真如，南翔，閘北，北新涇一帶的一般民房，破敗得零亂不堪，有的是沒有了牆，有的是塌了屋頂，有一天晚上我去看過一所被炸的療養院，這是一所鋼骨水泥建築的近代醫院，日本飛機把他炸得亂七八糟，只剩了片段的牆壁，淒涼的兀立在月色朦朧之中。

白晝完全不能活動的戰場，這數十萬英勇將士的攻擊，築工，飲食，運輸，補充等，都全靠着夜間來活動，我們的交通工具太簡單了，很難在一個短短的夜間，能滿足我們戰場上一切的需要，特別是將士們的私生活方面，太沒有照顧的餘裕了。需要刺激了供給，於是在好幾處破爛的村鎮上，發現了軍人或者勇敢的商人在夜間開市的雜貨店，罐頭，香煙，火柴

，糖果，肉類，燒餅，花生，……凡是足以增加生活興趣的東西，幾無不應有盡有。在壁穿頂漏的破屋中，一枝魚油燭的光輝烘映着這樣的雜貨商攤，人影幢幢的都是些衣服污濁，面目辛勞的士兵和夫役，如果在傷兵轉運站的附近，輕傷的將士，常常是這些商攤的照顧者。

在夜間本是敵人防禦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砲兵仍然不完全停止活動，他們估計着我們增援部隊必經的要路，不斷用空炸砲彈射擊過來，希望殺傷我們的人馬，阻滯我們的援軍，所以要路口的上空，總是「轟！……嘩！……」地經常遭受敵人的炮擊。然而據經驗所得，這樣砲擊的效力太小了，「轟嘩」了半天，只讓日本民衆的血汗，毫無代價的拋擲在中國領土上！

中國人對於「死」的觀念，似因民族革命戰爭之爆發而與昔不同，洛

陽橋是我們前線一個夜間運輸聯絡站，在一天晚上因為汽車擁塞，電光過巨，被日本打中了好幾砲，炸壞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仍然很鎮定的安置了傷亡，繼續做轉運，賣買，救濟，分配糧食彈藥等活動。

中國古時用兵，形容夜襲軍隊，往往用「銜枚疾走」這一句話，意思是人不叫馬不嘶的兼程前進，以襲敵人。這次上海戰場上我們軍隊的運動，全在夜間，後方到前方的生力軍，和前方回後方休息的辛勞隊伍，沒有不是魚貫而行，了無聲息的。

有一晚，我們去看×××先生，他那時的指揮所是在大場南面的孟家木橋，那裏是陶行知張宗麟諸先生所辦工學團的校址，戰爭以前，我在這鄉村裏和幾十個艱苦讀書的少年見過一次面，他們是那樣的天真活潑和健壯，其中有幾位小弟弟，對於較深的政治分析，也能集精會神往下聽，聽

到樂觀處，他們是那樣的興奮，聽到困難處，他們是那樣的憂心。然而我第二次到那裏，已經是庭園冷落，人物全非，村口有雄威的哨兵問口令，屋內已掘成高厚的防禦工事，舊日課堂，已成參謀業務室，舊日少年們歌唱之地，而今是赳赳武夫踱步之場！敵人的大砲不斷的在天空中轟轟炸響，機關槍在村外又是咯咯的作聲。

當大場戰局正緊，滬太公路上退下來一些士兵，他們一時脫散了隊伍，然而他們異常安靜的休息在公路旁邊，靜待他們長官的安排。老實平和壯健，情緒上他們是已經進入了近代軍隊的水準，震天的砲火，似乎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在沉默中隱然表示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中國軍隊的編制裝備調練，還沒有完全統一，這次在上海作戰的軍隊之複雜，爲中國過去戰爭史上所未曾有，幾乎全國軍隊都混合使用到上海

來，然而大家相互間的「同志之愛」，是異乎尋常的感動人的。經驗較少，器械較差的部隊，如果調到激烈的戰場上，原來已經撐持正猛烈戰鬥的隊伍，一定告訴後來者以種種實戰經驗，請他們注意。有一次某師接防大場西北，前面已經犧牲很大的部隊，恐怕他們新來的同伴，經不起敵人砲火的恐怖，先請他們在第一線後方見習兩天，自己仍然苦撐下去，至到已經有點把握，才把防務交代過去。

傷兵的情緒，仍然很好，每一個傷兵轉運站都聚集若干輕重不等的傷兵，靜候着救護的車輛，救護隊人員在他們中間照料着。他們受傷以後，行動還是有秩序。在前線最勇敢的救護隊，要算僧侶救護隊，其次要算四川旅滬同鄉會救護隊，他們無聲無息的在前方埋頭工作，能深入第一線救護傷兵，得着前線將士深切的愛戴。只是在十月二十一和二十二兩夜的總

攻，我們於崩潰日軍之後，自己的傷亡亦大，真如車站以西至南翔崑山之公路上，幾於每一岔路口，每一村店每一橋頭，都集結衆多之傷兵！我們救護組織太無力了。實際工作的人沒有多少，車輛也太不夠，於是這大批突然增加的傷兵，擁塞途中而無人救護。三十二十傷兵一堆，十個八個一團，輕傷的帶着鮮紅的血跡，才予步行。打傷腿的只剩了一隻腳，有不少是扶着手杖，一跳一簸的前進。完全不能行動的傷兵，只有躺在大道旁邊，無可奈何的呻吟！慘烈的戰鬥受傷之後，又遭受到這樣淒冷的待遇，傷兵們自然不能忍耐了。我們的車在二十二日夜間過南翔赴崑山，沿路皆爲傷兵所阻，他們爭欲登車，然而車上所能容納的人數太過有限，他們於是想爬在車的旁邊和車的前面，然而這輛小車在那樣破爛的路上，如果過份的負擔，只有大家不走了。因爲我們事實上不能不婉謝很多勞苦功高的受

傷將士，他們於是乎動怒了。幾乎沿途都有傷兵用木棍打我們的汽車，打得我們無限慚愧！無限悽愴！因為他們這樣英勇的爲國家和敵人拚命，受傷之後，我們不能有完善的救護組織，迅速的把他們救到安全的後方，減輕他們的痛苦，這是我們政府和人民對不起忠勇的將士。在他自己立場上看來，我們爲國家這樣的犧牲，現在弄得^傷不生死不死的流浪到悽風涼夜的公路上，你們這般坐汽車的人，平^日斷脚^碎，養尊處優的了，到這樣一個悲涼的場合，你們的汽車還不讓我們坐坐，救救我們的痛苦，似乎也太該打了！誠然他們不明白我的車是什麼任務，不原諒我車的容量，然而他們這種棍擊的行爲，是表示抗戰軍人對於後方有救護責任的人們的抗議！

這回真真實實算「打死仗」，敵人的砲兵把我們的村莊當銅牆鐵壁來攻擊，一個村莊動輒打幾百砲，他們的「區間射擊」，使我們沒有一塊地

方能幸逃敵砲的摧殘，我們前線土木材料簡單作成的工事，被他們打得天翻地覆，然而我們的將士仍本堅定如山之抗敵意志，繼續前進，無窮盡的未死者，很快的補上了已死同志崗位，永遠有新的力量抗戰衝鋒！當敵人猛攻蘊藻浜西南的塘北宅和陳家巷一帶之夜，在洛陽橋附近的×××先生的指揮所裏有幾位年輕活潑而篤實的參謀，異常安詳的和各方用電話連絡。洛陽橋以北的機關槍聲，「咯咯」完全不能組成一極廣大範圍的音樂隊！單拿他直轄的軍隊來說，那時已傷之慘響的補充了三次了。塘北宅本是一連的陣地，我們在塘北宅却犧牲了九連人！一連打完了，再上去一連，直到一團人都完全犧牲在這一小小村莊上，日本的砲彈和炸彈不知在那裏放了多少，我在崑山聽到朋友說，守塘北宅那團的團長原來是舊友許良玉先生，他只剩了一個光棍到蘇州去接收補充兵去了。